

四

部

備

要

卷八

元次山集

元次山集序

史若水曰自吾得元子而文思益古夫太上有質而無文其次有質而有文其次文浮其質文浮其質道之敝也故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大之物之生也先質而後文故質也者生乎天者也文也者生乎人者也質也者先天而作者也文也者後天而述者也故人之於斯文也不難於文而難於質不難於華而難於朴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余自北遊觀藝於燕冀之都得元子而異焉欲質不欲野欲朴不欲陋欲拙不欲固卓然自成其家者也唐之大家風斯下矣其駿駸乎中古而不已矣乎其泯而不傳將文末之世爾矣乎兩廣總戎太保武定侯郭公世臣武而好文余謂之元子公讀之若有契焉曰嗟嗟次山浩然剛大憤世疾邪者也安得百十次山以噴俗爾獨文乎哉遂以余本次而刻之俾余敘其說云爾

正德丁丑孟冬十有三日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脩

國史

經筵官湛若水書于西樵之煙霞洞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贈禮部侍郎元結著

翰林編修湛若水校

太保武定侯郭勛編

補樂歌十首

有序

自伏羲氏至于殷室凡十代樂歌有其名亡其辭考之傳記而義或存焉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無一作古音嗚呼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無亡古辭今國家追復純古列祠往帝歲時薦享則必作樂而無雲門咸池韶夏之聲故探其名義以補之誠不足全化金石反正宮羽而或存之猶乙乙冥冥有純古之聲豈幾乎司樂君子道和焉爾凡十篇十有九章各引其義以序之命曰補樂歌

網罟伏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苦兮水深深網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

右網罟二章章四句

豐年神農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神農教人種植之功

倚太帝兮其智如神分草實兮濟我生人倚太帝兮其功如天均四時兮成我豐年

右豐年二章章四句

雲門軒轅氏之樂歌也其義蓋言雲之出潤益萬物如帝之德無所不施

玄雲溶溶兮垂雨濛濛類我聖澤兮涵濡不窮玄雲漠漠兮含映愈光類我聖德兮溥被無方

右雲門二章章四句

九淵少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少昊之德淵然深遠聖德至深兮蘊蘊一作淵生類娛娛其令孰知其然

右九淵一章章四句

五莖顓頊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顓頊得五德之根莖

植植萬物兮沿沿根莖五德涵柔兮風涵舊音密割而生其生如何兮抽以周天下皆自我君兮化成

右五莖一章章八句

大英高辛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帝嚳能總六合之英華

我有金石兮擊考崇崇一作擊與汝歌舞兮上帝之風由六合兮英華颯颯我有絲竹兮韻和泠泠與汝歌舞兮上帝之聲由六合兮根底颯颯

右大英二章章六句

咸池陶唐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堯德至大無不備全

元化油油兮孰知其然至德汨汨兮順之以先元化渥渥兮孰知其然至道泱泱兮由之以全

右咸池二章章四句

大韶有虞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舜能紹先聖之德

森森羣象兮日見生成欲聞朕初兮玄封冥冥洋洋至化兮日見深柔欲聞涵涵兮大淵油油

右大韶二章章四句

大夏有夏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禹治水其功能大中國

茫茫下土兮乃生九州山有長岑兮川有深流茫茫下土兮乃均四方國有安人兮野有封疆茫茫下土兮乃歌萬年上有茂功兮下戴仁天

右大夏三章章四句

大漢有殷氏之樂歌也其義蓋稱湯救天下獲然得所

萬姓苦兮怨且哭不有聖人兮誰護育聖人生兮天下和萬姓熙熙兮舞且歌

右大獲二章章四句

二風詩 有序

天寶丁亥中元子以文辭待制闕下著皇讓三篇二風詩十篇將欲求于司馬氏以裨天監會有司奏待制者悉去之於是歸于州里後二歲以多病習靜於商餘山病間遂題括存之此亦古之賤士不忘盡臣之分耳其義有論訂之

治風詩五篇

古有仁帝能全仁明以封天下故爲至仁之詩二章

倚皇至聖兮至惠至仁德施蘊蘊兮蘊蘊如何不全不缺莫知所
詳莫知其極
既倚皇至聖兮至儉至明化流瀛瀛瀛瀛如何不號許果不抱音與

右至仁四韻十二句

古有慈帝能保靜順以涵萬物故爲至慈之詩二章

至化之深兮倚倚娛娛如煦如吹如負如持而不知其慈故莫周莫止靜和而止
至化之極兮瀛瀛溶溶如涵如封如隨如從而不知其功故莫由莫已順時而理

右至慈四韻十四句

古有勞王能執勞儉以大功業故爲至勞之詩三章

至哉勤績不盈不廷誰能頌之我請頌焉於戲勞王勤亦何極濟爾九土山川溝洫
至哉儉德不豐不數誰能頌之我請頌夫於戲勞王儉亦何深戒爾萬代奢侈荒淫
至哉茂功不升不圯誰能頌之我請頌矣於戲勞王功亦何大去爾兆庶洪燠災害

右至勞六韻二十四句

古有正王能正慎恭和以安上下故爲至正之詩二章

爲君之道何以爲明功不濫賞罪不濫刑諱言則聽詔言不聽王至是然可爲明焉

右至正四韻八句

古有理王能守清一以致無刑故爲至理之詩一章

理何爲兮系係文德加之清一莫不順則意彼刑法設以化人致使無之而化益純所謂代刑以道去殺嗚呼嗚呼人不斯察

右至理三韻十二句

亂風詩五篇

古有荒王忘戒慎道以逸豫失國故爲至荒之詩一章

國有世讓仁信勤敏王實惜荒終亡此乎焉有力恣詔惑而不亡其國嗚呼亡王忍爲此心敢正亡王永爲世戒

右至荒三韻十二句

古有亂王肆極凶虐亂亡乃已故爲至亂之詩二章

嗚乎王家曾有凶王中世失國豈非驕荒復復之難令則可忘嗚乎亂王王心何思暴淫虐惑無思不爲生人冤怨言何極之

右至亂二韻十二句

古有虐王昏毒狂忍無惡不及故爲至虐之詩二章

夫爲君上兮慈順明恕可以化人忍行昏恣獨樂其身一徇所欲萬方悲哀於斯而喜當云何哉
夫爲君上兮兢慎儉約可以保身忍行荒惑虐暴於人前世失國如王者多於斯不寤當如之何

右至虐四韻十八句

古有感王用姦臣以虐外寵妖女以亂內內外用亂至於亂亡故爲至感之詩二章

賢聖爲上兮必儉約戒身鑒察化人所以保福也如何不思荒恣是

爲上下隔塞人神怨^{平放}放赦惡無厭不畏顛墜

聖賢爲上兮用必賢正黜姦佞之臣所以長久也如何反是以爲亂矣寵邪信惑近佞好諛廢嫡立庶忍爲禍護

右至惑六韻二十句

古有傷王以崩湯之餘無惡不爲也亂亡之由固在累積故爲至傷之詩一章

夫何傷乎傷王乎欲何爲乎將蠹枯矣無人救乎蠹枯及矣不可救乎嗟傷王自爲人君變爲人奴爲人君者忘戒此乎

右至傷二韻十二句

二風詩論

客有問元子曰子著二風詩何也曰吾欲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曰如何也夫至理之道先之以仁明故頌帝堯爲仁帝安之以慈順故頌帝舜爲慈帝成之以勞儉故頌夏禹爲勞王脩之以敬慎故頌殷宗爲正王守之以清一故頌周成爲理王此理風也夫至亂之道先之以逸惑故閔太康爲荒王壞之以苛縱故閔夏桀爲亂王覆之以淫暴故閔殷紂爲虐王危之以用亂故閔周幽爲惑王亡之於累積故閔周赧爲傷王此亂風也訂曰子頌善上不及義軒湯武閔惡又不及始皇靈寢可稱極帝王理亂之道對曰於戲吾敢言極極其中道者也吾且不曰著斯詩也將系規諷乎如義軒之道也久矣誰能師尊如湯武之德吾則不敢頌爲規法過於是也吾子審之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二

元讓

古者純公以愍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會記有說風化類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乘道施教脩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類弊以昌之道也殆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其下憤凶此類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歿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寶

演讓

天子聞之憫然反然不煥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類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強毀純朴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愍愍始開禮樂始鼓仁義乃有善惡乃生真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讓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放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詘倚懷以優游尙致平和嗚呼類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賊轉起邪詐變其娛娛驅令噬噬則聞溺感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詔誡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誼誼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擇援上式下式校擬下黃練反轉屬不敬天子感之歎改然歎曰噫聖賢孤

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感制其昏縱

系讓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感制其昏縱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倚明主君斯道良難敢爲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玄粹惠和溶油不可厭會邊橫胡廣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論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淫溺之淫末其衣服在禦於四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繡綺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尙感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彩敦尙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力以免險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窮黷爭戰其政猶在順時教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娛其聲樂在節諧八音聽聆金石不可耽喜靡慢宴安淫溺其嬪嬙在備禮供侍以正後宮不可寵貴妖豔昏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材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思慮在慎於安危識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讓必當篆刻置之座隅

說楚何荒王賦上

梁寵王召君史問曰史之記事無有遺乎對曰有之臣楚人也請說楚人之遺事昔聞臣何荒王使釣翁相水相置浮宮之所相用鼠狐

釣之處翁曰臣相水多矣不能來說請說相江之流有確紅有龍其
至險也實迴山如鬬鉸反壁若合陽崖陰壑景氣常雜崩流激聲
空響相答則有嵒岵上下峻東噴瀆觸沃衝回繁漈下方圯崖
開谷故衆聲相喧積氣相昏齟齬二切聞深沈出入千里常如凝陰
是以魚經其中皆齧禿鱗脫眦目腮喘煦忽爲淵流瀛瀛油油
蘊渾無聲島嶼若浮則有厭波濤湍險之苦者必於其間養鱗讓鰓
休游施舒如此之處皆曰魚都君王審之無易此乎荒王眺歎曰釣
翁早父其思隘數乃欲置吾於泖水一曲釣羅病魚吾自相水洞庭
可矣於是命造厩釣於是命造浮宮令厩釣所至淵無藏龍令浮宮
所狀與仙府比同宮有天航五龍殿當居史端寶靈丁丑鬼祝女
司宮侍何荒王而公族國卿莫得至焉宮有樓臺揭枝類擬天都薰
珍鈿塗纓佩垂紆金珠玉璫蕭瑟清冷莖馥芬敷臣何荒王於此臺
上與姪女嫔胡妹雙歌閑徐娛然自娛宮有解數堂勝巨禁房
古館廊載戲兒妓官諧奴內臣宮老優倡及翫器不名賦
禽醜獸宮有海瓶徒紅之闕乞偃上詩說鮮懸左曰瑞風右曰祥烟
宮有四門青氣白雲丹景玄寒然後始爲鵲城匣宮屯備交戰禁御
上下者千里相望浮宮可御而厩釣無成臣何荒王乃浮浮宮于都
龍之漩沅出洞寢之南漢音將觀蠻師夷父與漁者試厩釣於沅湘
會滉无匪臣何荒王始見積魚之山而喜色未起又見厩猶畜委釣
未施已潏洄淵汙周袤千里厩中之魚皆觸蹇蝦駘投跳委壘可以
薦車臣何荒王輦於其上而心始喜是日置魚監拜網尉釣尹司綸
各有等次又有類龍學鰭時釣脰旁禮鈞鵬騰鶻躍潛深錯綜下合
人叢狂得怪魚牧龍者皆差授官爵龍王之喜曰吾國無有長流
激潏平湘大淵而不知有此樂也始知城池宮館爲拘我之邸山澤

鷹犬爲勞我之方書誦記所聞歸學而主君史證反曰不然須臣言已或可聽焉臣聞浮宮之成也臣何荒王令羣臣有後爲浮司不爲浮孝者族百姓能率爲浮家共爲浮鄉者復方男子能湍游上下者爲王賓女子能淵居移日者爲王嬪未及一年遂變楚俗川原有楚室之鄉江湖有駢舟之曲家見湍上之悲戶聞臨淵之哭時野有歎曰嗚呼有國者非喜愛亡國有家者非喜愛亡家當取其亡也如喜愛者耶今君上喜愛浮宮風釣令臣下喜愛浮司浮鄉吾恐君臣各迷而家國共亡此實楚正士數臣何荒王臣願君王驚懼爲心指此爲箴

說楚何惑王賦中

寵王驪音驪訓考之驚貌以音然復問君史曰更有記乎曰有之其妖怪也何故不說寵王曰當必爲吾說之對曰臣聞天鄙有山山有玉鼓實有天驪反力丁扣之歌舞聲媚金石韻便宮羽寵王曰生休矣吾將購之君史證曰不可臣所不欲說者懼君王好之君誠不忘歎臣請備說其可好乎昔臣何惑王用閭嬖之謀肆極荒淫更經年歲鑿險填深轉魄通千里萬金五譯臣妄借喻其心然後云獲非嬖女撫鼓而天驪不舞非嬖女引和而天驪不歌天驪舞一容化一分眇一祥檐一宛袂臣何惑王見之舒舒曳曳若多諄耐而不知所制天驪歌一化顏一主顧一更聲一換氣臣何惑王聽之娛娛懿懿若已耐昏而不知所至天驪歌舞臣何惑王氣如陽春始霽時雨天驪不歌舞臣何惑王心若已喪而頽壞不主嗚呼天驪感人至此嗚呼天驪媚人至斯加有驪類辨臣辨牲輔之使臣何惑王之心無所不欲使臣何惑王之意無所不爲獨言選女於餘可知其選女也豈止嬖嬖上爲營下以成嫩嬖及嬖未并將語臣語原將驪臣今將嬖與魚爲爲天驪爲宮分楚國社陽爲驪類作館悉楚國之好奉之已窮於所

奉之心其猶未滿楚國之人已非吝嗇怨日苦其毒其臣何惑王尙
熙懷數娛日思未足野有直士觸而證曰大王溺於天驕惑於醜類
不顧宗廟遂亡人民如何下令其令且云舞者能變一度歌者能變
一聲應驪樂之節數充寡人之性情且能富其親族又能貴其父兄
至於母姨姑姊皆能與之封邑以爲世榮令行逾月楚俗皆化女志
戴織男忘耕稼里開學歌之館鄉築教舞之榭遂使黃鍾大呂生溺
惑之聲孤竹空桑起怨離之調變風俗於一歡忘正始於一笑大王
未覺遂不節損此所謂鑿顛覆之源造亂亡之本今之所好則妖惡
之物所爲又怪醜之事義軒之耳必不肯聽堯禹之心必不肯喜臣
何惑王悟之於是使嬖臣挾玉鼓與驪樂使閹尹抱天靈龜顛鎖以
金索繫於石人沈之深淵飛檝而旋

說楚何惜王賦下

寵王曰殆哉楚國幾爲浮宮驪樂所亡君史曰幾亡楚國有甚於是
昔臣何惜王極暴極虐使臣下得肆茲肆佞肆兇肆惡臣何惜王不
知如此亡可待矣而乃嘆曰嗚呼堯實皇帝禹實隸王殷周君長并
夫可方焉有慘然勞苦而爲人主焉有隘然九州而列封諸侯吾必
合外荒夷狄海內人民悉奉我爲欲世世臣此臣何惜王所云又
謀變先王之典禮更萬物之名號列宮官於海外窮天地而復思稽
極變化徵驗怪異盡難得之物充無窮之意荒娛厭怠思計所爲度
國土之不大料財力之不支乃令人曰吾欲勞汝人民休汝人民汝
人民豈知今悉汝丁壯婦人繼之童翁分力負載而隨我已老謀我
已名師人民聽我當無二思所舉既甚所資不足乃署官而賈鉅孤
而鬻始令國中絕人謗讒聲謀者侯敢諫者族其令朝行其俗暮改
有以逃罪正言不發萬口如封詔媚相與千顏一容野有忠臣負符
矯謁僞爲齊客給而證曰臣入君王之封域見君王之風化踟躕路
隅不覺泣下或聞哀號或聞悲呼訊於閭里必鯨寡憐孤或見凶侈

或見驕奢訊於左右必公侯之家客說未已臣何惜王曰然乎謂何
對曰意君王不知忠正不植姦佞駢生能情殆^{上音枯}下音枯仁惠冒蓋聰
明令巧媚得口爲才戟令姦凶得心爲甲兵此皆明跡甚於鬼神發
機有若雷霆實畏君王已芻於牢圈實恐君王已暴夫乾枯君王如
何不是念乎臣恐楚國化爲荒野臣恐君臣不如犬馬臣何惜王於
是眴容而慚撫身而哀仰爲客曰君幸憐之得無戒哉君王爲臣化
心心化身身化化人嗚呼醜化之道在制於內外外之入也有視聽
言聞內之出也有性情嗜慾出入相應必有禍福臣何惜王聞之譙
居化心諷誦斯言終身爲箴遂罷已成之事寢未成之謀廢所賈之
官復所鬻之孤敢諫者侯贊謀者誅君史言已王客捧酒爲寵王壽
起而贊曰君史說楚似欲戒梁敢願君王示鑒不忘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一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開荒詩一首

天寶丙戌中元子浮隋河至淮陰聞其年水壞河防得隋人寃歌
五篇考其歌義似寃怨時主故廣其意採其歌爲開荒詩一篇其
餘載于異錄

煬皇嗣君位隋德滋昏幽日作及身禍以爲長世謀居常恥前王不
思天子遊意欲出明堂便登浮海舟令行山川改功與玄造俾河淮
可支合峯嵬生回溝封隕下澤中作山防逸流舡燼狀龍鵠若負宮
闕浮荒娛未央極始到滄海頭忽見海門山思作望海樓不知新都
城已爲征戰丘當時有遺歌歌曲太寃愁四海非天獄何爲非天囚
天囚正凶忍爲我萬姓離人將引天鈔人將持天鈔下所求所欲充
其心相與絕悲憂自得隋人歌每爲隋君羞欲歌當陽春似覺天下
秋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
四海忻提矛吾聞古賢君其道常靜柔慈惠恐不足端和忘所求嗟
嗟有隋氏惜惜誰與傳

系樂府十二首并序

天寶辛未中元子將前世嘗可稱數者爲詩十三篇爲引其義以
各之總命曰系樂府古人歌詠不盡其情聲者化金石以盡之其
歡怨甚耶戲音盡歡怨之聲者可以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故元子
系之

思太古

東南三千里沅湘爲太湖湖上山谷深有人多似愚嬰孩寄樹顛就
水捕鰭反都鱸所數同鳥獸身意復何拘吾行遍九州此風皆已無
吁嗟聖賢教不覺久踟躕

隴上歎

援車登隴坂窮高遂停駕延望我狄鄉巡迴復悲咤滋移有情教草

木猶可化聖賢禮讓風何不遍西夏父子忍猜害君臣敢欺詐所適
今若斯悠悠欲安舍

頌東夷

嘗聞古天子朝會張新樂金石無全聲宮商亂清濁來驚且悲歎節
變何煩數始知中國人耽此亡純朴爾爲外方客何爲獨能覺其音
若或在蹈海吾將學

賤士吟

南風發天和和氣天下流能使萬物榮不能變羈愁爲愁亦何爾自
請說此由詔競實多路苟邪皆共求常聞古君子指以爲深羞正方
終莫可江海有滄洲

欸乃曲欸音德乃音

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
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
今何在逸爲漁父行

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爲酸嘶所懽抱中兒不
如山下鷹空念庭前地化爲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
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爲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
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
何可說獨立爲悽傷

壽翁興

借問多壽翁何方自脩育惟云順所然忘情學草木始知世上術勞
苦化金玉不見充所求空聞志耽欲清和存王母潛反胡故無亂蹟
誰正好長生此言堪佩服

農臣怨

農臣何所怨乃欲干人主不識天地心徒然怨風雨將歸草木患欲說昆蟲苦巡迴宮闕傍其意無由吐一朝哭都市淚盡歸田畝諸頌若採之此言當可取

謝大龜

客來自江漢云得雙大龜且言龜甚靈問我君何疑自昔保方正顧嘗無妄私順和固鄙分全守貞常規行之恐不及此外將何爲惠思如可謝占問敢終辭

古遺歎

古昔有遺歎所歎何所爲有國遺賢臣萬世爲冤非所遺非遺望所遺非可遺所遺非遺用所遺在遺之嗟嗟山海客全獨竟何辭心非督濡類安得無不遺

下客謠

下客無黃金豈思主人憐客言勝黃金主人然不然珠玉成彩翠綺羅如嬋娟終恐見斯好有時去君前豈知保終信長使令德全風聲與時茂歌頌萬千年

石宮四詠

石宮春雲白白雲宜蒼蒼拂雲踐石徑俗士誰能來
石宮夏水寒寒水宜高林遠風吹蘿蔓野客照清陰
石宮秋氣清清氣宜山谷落葉逐露風幽人愛松竹
石宮冬日暖暖日宜溫泉晨光靜水露逸客猶安眠

與黨評事

大理評事黨曄好閑自退元子愛之作詩贈焉

自顧無功勞一歲官再遷躡身班次中常懷愧恥焉如以久荒浪情愒性頗全未知在冠冕不合無拈牽動強所不及於人或未然豈忘惠君子怨之識見偏且欲因我心爲歸化生彼云萬物情有願隨

所便愛君得自遂令我空澗禪

與黨侍御

庚子中元元次山爲監察御史黨茂宗罷大理評事次山愛其高尚會作詩一篇與之及次山未辭殿中茂宗已受監察探茂宗嘗相諧戲之意又作詩與之

衆坐吾獨歡或問歡爲誰高人黨茂宗復來官憲司昔吾順元和與世行自遺茂宗正作吏日有趨走疲及吾汗冠冕茂宗方矯時諛吾頓議者乃是干進資今將問茂宗茂宗欲何語若云吾無心此來復何爲若云吾有義於此還見嗤誰言萬類心閉之不可窺吾欲喻茂宗茂宗宜聽之長轡有脩轡馭者令爾馳山谷安可怨筋力當自悲嗟嗟茂宗可爲識者規

寄源休

辛丑中元結與族弟源休皆爲尚書郎在荆南府幕休以曾任湖南久理長沙結以曾遊江州將兵鎮九江自春及秋不得相見故抒所懷以寄之

天下未僂兵儒生預戎事功勞安可問且有官累昔常以荒浪不敢學爲吏况當在兵家言之豈容易忽然向三歲境外爲偏帥時多尙矯詐進退多欺貳縱有一直方則上似燕智誰爲明信者能辨此勞畏

與漢溪鄰里

乾元元年元子將家自全于漢溪上元二年領荆南之兵鎮于九江方在軍旅與漢溪鄰里不得如往時相見遊又知漢溪之人日轉窮困故作詩與之

昔年苦逆亂舉族來南奔日行幾十里愛君此山村峯谷呀回映誰家無泉源脩竹多夾路扁舟皆到門漢溪中曲瀨其陽有閑園鄰里昔贈我許之及子孫我嘗有匱乏鄰里能相分我嘗有不安鄰里能

相存斯人轉貧弱力役非無究終以漢濱訟無之天下論

喻漢溪鄉舊遊

往年在漢濱漢人皆忘情今來遊漢鄉漢人見我驚我心與漢人豈有辱與榮漢人異其心應爲我冠纓昔賢惡如此所以辭公卿貧窮老鄉里自休還力耕况曾經逆亂日厭聞戰爭尤愛一溪水而能存讓名終當來其濱飲啄全此生

忝官引

天下昔無事僻居養愚鈍山野性所安熙然自全順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將家瀛海濱自棄同芻蕘住在乾元初聖人啓休運公車詣魏闕天子垂清問敢誦王者箴亦獻當時論朝廷愛方直明主嘉忠信屢授不次官曾與專征印兵家未曾學榮利非所徇偶得兇醜降功勞愧分寸爾來將四歲慚取言可盡請取寬者辭爲吾忝官引寬辭何者苦萬邑餘灰燼寬辭何者悲生人盡鋒刃寬辭何者甚力役過勞困寬辭何者深孤弱亦哀恨無謀救寬者祿位安可近而可愛軒裳其心又干進此言非作戒此言敢貽訓實欲辭無能歸耕守吾分

樊上漫作

漫家郎亭下復在樊水邊去郭五六里扁舟到門前山竹遶茅舍庭中有寒泉西邊雙石峯引望堪忘年四鄰皆漁父近渚多閑田且欲學耕釣於斯求老焉

訓裴雲客

自厭久荒浪於時無所任耕釣以爲事來家樊水陰其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不知愚僻意稱得雲客心雲客方持斧與人正相臨待印隨坐起守位常森森縱能有相招豈暇來山林

酬孟武昌苦雪

積雪閑山路有人到庭前云是孟武昌令獻苦雪篇長吟未及終不

覺爲懷然古之賢達者與世竟何異不能救時患諷諭以全意知公惜春物豈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姦兇正驅馳不合問君子林鷺與野獸無乃怨於此兵興向九歲稼穡誰能憂何時不發卒何日不殺牛耕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皇天復何忍更又恐斃之自經危亂來觸物堪傷歎見君問我意只益胸中亂山禽飢不飛山木凍皆折懸泉化爲冰寒水近不熱出門望天地天地皆昏昏時見雙峯下雪中生白雲

漫問相里黃州

東鄰有漁父西鄰有山僧各問其情性變之俱不能公爲二千石我爲山海客志業豈不同今已殊名跡相里不相類相友且相異何况天下人而欲同其意人意苟不同分寸不相容漫問軒裳客何如耕釣翁

喻舊部曲

漫遊樊水陰忽見舊部曲尙言軍中好猶望有所屬故令爭者心至死終不足與之一杯酒喻使燒戎服兵興向十年所見堪歎哭相逢是遺人當合識榮辱勸汝學全生隨我舍退谷

雪中懷孟武昌

冬來三度雪農者歡歲稔我麥根已濡各得在倉廩天寒未能起攜子驚人寢云有山客來簾中見冬童上燒柴爲溫酒煮鱖爲作醬其反客亦愛杯樽思君共杯飲所嗟山路閑時節寒又甚不能苦相邀興盡還就枕

喻常吾直爲攝官

山澤多飢人閭里多壞屋戰爭且未息徵斂何時足不能救人患不合食天粟何况假一官而苟求其祿近年更長吏數月未爲速來者罷而官豈得不爲辱歡爲辭府主從我遊退谷谷中有寒泉爲爾洗塵服

招孟武昌

漫叟作退谷銘指曰千進之客不得遊之作挹湖銘指曰爲人厭者勿泛挹湖孟士源嘗黜官無情千進在武昌不爲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挹湖故作詩招之

風霜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挹湖澄清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塔擢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歛石爲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挹湖任來泛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中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登殊亭作

時節方大暑試來登殊亭憑軒未及息忽若秋氣生主人既多閑有酒共我傾坐中不相異豈限醉與醒漫歌無人聽浪語無人驚時復一回望心目出四溟誰能守纓佩日與災患并請君誦此意令彼惑者聽

漫酬賈沔州有序

賈德方與漫叟者懼漫叟不能甘窮獨懼叟又須爲官故作詩相喻其指曰勸爾莫作官作官不益身因德方之意遂漫酬之

往年壯心在嘗欲濟時難奉詔舉州兵令得誅暴叛上將屢顛覆偏師常救亂未曾弛戈甲終日領簿案出入四五年憂勞忘昏旦無謀靜兇醜自覺愚且愼豈欲曳櫟中爭食麋與蠶麋中可食者下以蠶反牛馬食餘草節曰去年辭職事所懼貽憂患天子許安親官又得閑散自家焚水上性情尤荒慢雲山與水木似不憎吾漫以茲忘時世日益無畏懼漫醉人不嗔漫眠人不喚漫遊無遠近漫樂無早晏漫中漫亦忘名利誰能算聞君勸我意爲君一長歎人誰年八十我已過其半家中孤弱子長子未及冠且爲兒童主種藥老溪澗

漫歌八曲 有序

壬寅中漫叟得免職事漫家樊上修耕釣以自資作漫歌八曲與縣大夫孟士源欲士源唱而和之

故城東

漫惜故城東良田野草生說向縣大夫大夫勸我耕耕者我爲先耕者相次焉誰愛故城東今爲近郭田

西陽城

江北有大洲洲上堪力耕此中宜五穀不及西陽城城畔多野桑城中多古荒衣食可力求此外何所望

大回中

樊水欲東流大江又北來樊山當其南此中爲大回回中魚好遊回中多釣舟漫欲作漁人終焉無所求

小回中

叢石橫大江人言是釣臺水石相衝激此中爲小回回中浪不惡復在武昌郭來客去客船皆向此中泊

將牛何處去二首

將牛何處去耕彼故城東相伴有田父相歡惟牧童

將牛何處去耕彼西陽城叔閑修農具直者伴我耕叔閑漫更車氏也子

將船何處去二首

將船何處去釣彼大回中叔靜能鼓橈正者隨翁叔靜漫更李氏也子

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非酒徒即爲惡客還家亦少酣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三

唐元次山文集卷第四

春陵行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食是草根暮食是木皮出言氣欲絕言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迫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捕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海邊

遊右溪勸學者

元次山集 卷四

小溪在城下形勝堪賞愛尤宜春水滴水石更殊怪長山勢回合井邑相縈帶石林繞舜祠西南正相對階庭無爭訟郊境罷守衛時時溪上來勸引辭學輩今誰不務武儒雅道將廢豈忘二三子旦夕相勉勵

遊惠泉示泉上學者

顧吾漫浪久不欲有所拘每到惠泉上情性可安舒草堂在山曲澄澗涵階除松竹陰幽徑清源湧坐隔築塘列圓畦引流灌時蔬復在郊郭外正堪靜者居懷心則自適喜尙人或殊此中若可安不佩銅虎符

石魚湖上作

惠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聚魚魚酒水涯四匝多畝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淨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鑄銘於湖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裏魚背有酒樽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杯座中令酒舫空去復滿來湖岸多畝石石下流寒泉醉中一盞激快意無比焉金玉吾不須軒冕吾不愛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

宴湖上亭作

廣亭蓋小湖湖亭實清曠軒窗幽水石怪異尤難狀石櫺能寒酒寒水宜初漲岸曲坐客稀杯浮上搖漾遠風入簾幕漸灑吹酒舫欲去未回時飄飄正堪望酣興思共醉促酒更相向舫去若驚鷺落瀛滿湖浪朝來暮忘返暮歸獨惆悵誰肯愛林泉從吾老湖上

引東泉作

東泉人未知在我左山東引之傍山來垂流落庭中宿霧含朝光掩映如殘虹有時散成雨飄灑隨清風衆源發淵實殊怪皆不同此流又高懸瀉瀉反在長空山林何處無茲地不可逢吾欲解纆佩便